

河南传统曲目选编

三 弦 书
第 二 集



河南省戏曲工作室编

前 言

河南全省曲种繁多，传统曲目极为丰富。为了批判继承、整理加工、研究和审定河南传统曲目，我们特编印《河南省传统曲目汇编》（以下简称《汇编》）。

本《汇编》请全省各地文化主管部门、艺术馆、文化馆、曲艺团体、曲艺艺人及曲艺爱好者共同挖掘抄录并分工校订注释，由我室统一编印。

本《汇编》所收曲目，纯系口述记录，难免精华、糟粕并存。为保持曲目的原貌，除对错讹的字、人名、地名和个别明显不通的词句略加修正外，别无改动；对难懂的方言亦作适当的注释。因此，本《汇编》内的所有曲目，均不能原词上演，只能作为研究参考或加工整理之用。

由于我们力量所限，经验不足，本《汇编》缺点和谬误在所难免，为此，恳切希望大家给予帮助，以便使《河南传统曲目汇编》的工作，得到不断地改进与完善。

河南省戏曲工作室

1983年6月

三弦书传统曲目编辑说明

三弦书又叫三弦饺子书，是我省主要的和较为古老的曲种之一，它不仅流行在我省西南部、东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，而且，对河南坠子、河洛大鼓等曲种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三弦书是由腿板书发展而来，据一些三弦书老艺人们推算，这一曲种在清乾隆年间已很流行。清末时期，由于新兴的河南坠子的巨大吸引，三弦书艺人纷纷改作，加之农村经济萧条，三弦书艺人活动更加困难，于是，在解放前夕这一曲种便呈江河日下之势。因河南坠子进入予宛较迟，遂使南阳一地的三弦书得以保留。解放后，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植下，才又在全省普及。

三弦书不但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，而且，还拥有众多的传统曲目。这些曲目内容广泛，地方特色鲜明，生活气息浓厚，语言生动活泼，这些都可以提供我们整理、借鉴和研究之用。本《汇编》所收的三弦书传统曲目是在南阳地区艺术馆和南阳县文化局、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，根据侯书凡、岳洪岑等十九位三弦书老艺人的口述，由阎天民同志记录并注释的。前后经三年之久，共搜集记录了一百六十多个曲目。本《汇编》将分为两集编印，第一集全是民间生活段子；第二集则是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等朝代故事的曲目。

词中凡属地方方言、土语不易理解的，均注释于篇末，供大家参考。涉及民俗方面的，因受知识所限多未注释，已注释的也可能有错谬之处。希望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。

1983年6月

目 录

周代、春秋

姜子牙卖面·····	(1)
二郎降妖·····	(3)
鞭打芦花·····	(7)
无祥女抚琴·····	(13)
禅宇寺·····	(17)

汉 代

天台山·····	(22)
吃麦仁·····	(26)
仙姬送子·····	(30)

三 国

诸葛亮招亲·····	(32)
虎牢关·····	(35)
凤仪亭·····	(38)
月下盘貂·····	(41)
关羽挑袍·····	(45)
古城会·····	(48)
走马荐葛·····	(52)
长坂坡·····	(56)
草船借箭·····	(58)
华容道·····	(62)
战长沙·····	(66)
诸葛亮吊孝·····	(71)

赵云截江.....	(74)
单刀赴会.....	(79)
司马懿揭墓.....	(84)

隋 唐

临潼山.....	(89)
打登州.....	(97)
宫门挂带.....	(101)
唐王探病.....	(108)
敬德夸妻.....	(110)
樊梨花招亲.....	(112)
马寡妇开店.....	(114)
李存孝捏篱.....	(118)

西 游 记

对经.....	(121)
闹天宫.....	(124)
高老庄.....	(126)
扎仙庄.....	(130)
子母河.....	(135)

宋 代

柴王贩伞.....	(138)
杨八姐游春.....	(143)
大闹相国寺.....	(147)
余太君辞朝.....	(153)
抱妆盒.....	(155)
包公夸桑.....	(158)
吕蒙正教学.....	(159)

花园赠金.....	(161)
打黄狼.....	(167)
五子登科.....	(171)
刘方舍子.....	(173)

水 浒

拳打镇关西.....	(178)
宋江杀惜.....	(183)
踢火盆.....	(187)
狮子楼.....	(191)
武松打店.....	(195)
武松扮嫁.....	(204)
夜走蜈蚣岭.....	(215)
燕青打擂.....	(220)
王庆卖武.....	(253)

明 代

马棚封宫.....	(256)
韩凤夸官.....	(260)
徐延昭打朝.....	(262)
秦雪梅吊孝.....	(264)

清 代

劈嫁妆.....	(267)
老两口吃嘴.....	(271)
龙抓熊氏女.....	(274)
林翠翻车.....	(281)
三军师代宝.....	(289)

姜子牙卖面

侯书凡 口述

昔日有个姜太公，时不至来运不通。逢他贩猪羊先快，遇他贩羊猪又行。无奈何猪羊一齐贩，殷纣王传旨断杀生。姜子牙万般无了奈，无奈何卖面过营生。一斗麦磨了两簋面，挑子闪闪进了朝歌城。清晨游到日过午，并没一人问一声。姜子牙挑子放到大街上，大街人儿走个清：①挑子放到背街上，背街人儿大街行。姜子牙正在为难处，来了个妈妈把面称。她左手端个菊花碗，右手捏着一文铜。老妈妈这里点手叫，叫声卖面那老公：“老公你快把挑子挑过来，俺家可是把面称。”姜子牙闻听这句话，挑子闪闪面前停。面挑子放到流平地，老妈妈开言问一声：“你哩面卖的什么价儿？讲讲价钱俺把面称。”子牙说：“我的面一斤卖钱三十二，俩钱一两算公平。”老妈妈这里开言道：“再叫卖面的你是听。俺家有个小孙孙，把窗纸撕了个大窟窿。今天卖给俺一个钱的面，回家去打点浆子糊窗棂。”姜子牙闻听长叹气：“唉！一个钱好面我咋着称？②再说不卖给她一个钱的面，一天的生意耽搁清。”狠狠心抓给她一大把，老奶奶接过还嫌轻：“一个钱给俺这大点儿，回家去称称不够可不行！”姜子牙弯腰去添面，不好了！黄飞虎人马进了城。只跑开四十八匹对子马，马蹄子绊着面簋绳。只听“呼隆”一声响，一挑子好面擢个清。姜子牙弯腰去揽面，平地起了个大旋风。只听“呼——呼”连三阵，好面刮到半空中。姜子牙仰面长叹气，不防乌鸦正出恭，只听“噗嗤”一

声响，拉了子牙一喉咙。姜子牙一见心头恼：“胆大的扁毛敢作精！”揭块顽石往上打，他不防石头底卧个蝎子精。两膀攒劲砸上去，正砸着树上咕噜蜂。只听“呼隆”一声响，姜子牙头上落有多半升。蝎子螫，马蜂拧，您看子牙疼不疼？！象这样护国的军师还不得第，何况那瞋目小人运不通。姜子牙万般无了奈，渭水河钓鱼等运行，③要得子牙重出世，除非是文王访贤聘先生。

〔注〕①清——方言，干净，完。

②咋着——方言，怎么样。

③运行——运气，命运，迷信的说法。



二 郎 降 妖

侯书凡 口述

九里山前百草黄，说说金花杨二郎。好杨戬闷来拿出量天尺，闲了担山赶太阳。赶上一个压一个，赶上一双压一双：古来太阳十三个，被二郎只压哩撇下一个照世光。王母娘念他功劳大，设下了蟠桃大会庆二郎。好杨戬仙桃仙果他不用，拿着仙酒当饭享。好酒吃哩酩酊醉，拉着王母要亲娘：“众神圣都有生身母，我二郎咋没有生身娘？”王母娘娘心嗟叹，御外孙不知听衷肠：“老身所生九个女，四双单一都去下方。金花公主你大姨娘，许配东海老龙王。龙宫所生三太子，水晶宫里定家邦。银花公主你二姨娘，许配托塔李天王。只生下金吒、木吒两员将，又生哪吒闯祸王。你的娘本是张三姐，私意下界落北方。关州城招赘你父杨天佑，才生你金花杨二郎。先生你二郎人一个，又生下你妹妹名叫华三娘。不幸你父下世早，你哩娘难舍恩爱泪汪汪。你娘哭哩日子久，触恼你外祖张玉皇，差去天兵和天将，把你娘压在桃山受灾殃。要得见你生身母，南天门去求张玉皇。你外爷赐你开山斧，力劈桃山救你娘；你外爷不赐你开山斧，老身不敢去承当。”二郎答应“我知道”，斗牛宫辞别御老娘。驾定云头来的快，凌霄宝殿见玉皇：不见玉皇我不恼，见玉皇气的我面皮黄！隔公案抓住玉帝的白玉带，口口声声骂昏王：“我的娘法犯何等罪？你把她压在桃山受灾殃！今天赐我开山斧，力劈桃山救我娘；今天不赐开山斧，南天门上反朝纲！跨下我哩云里马，手

托三尖两刃枪，会聚天兵和天将，开刀先杀你张昏王。非是二殿夸海口，那个敢挡我回马枪！”杨二郎发发乍乍要造反，灵霄郎吓坏张玉皇。出言便把老君叫：“速速去宝藏库里验宝藏，取出那把开山斧，叫二郎力劈桃山救他娘。”李老君闻听不怠慢，打开库门观端详：这边厢二龙金交剪，那边厢金木起杏黄。各样宝贝都在位，咋不见开山斧一张？手掐揲文只一算，就知道开山板斧成妖王。开山板斧成妖怪，逃下界，它落在河北高柳庄。转面只把二郎叫：“我的言语记心上。开山板斧没在位，它落在河北高柳庄。要得救你生身母，还得你下凡把妖降。”二郎答应“我知道”，云雾腾腾往前趟。行走跨着云里马，手托三尖两刃枪。驾定云头来的快，来到河北高柳庄。杨二郎绕身只一变，变就个白面书生进了庄。二郎抬起头来看，见一老公泪汪汪。杨二郎上前深施礼：“问伯父然何恁悲伤？莫不是家中无用度？再不是家中无口粮？再不是亲戚邻居讹诈你？再不是地痞光棍把你降？”老公满眼落下泪：“相公听俺诉冤枉。不是家中无用度，也不是家中无口粮，也不是亲戚邻居讹诈我，也不是地痞光棍我把降。只因为村东头有个佛祖庙，佛祖庙里出妖王。那妖怪行走带着三分雨，黎民百姓都沾光；黎民百姓心欢喜，年年唱戏庆妖王。一年总唱两台戏，那料到它还要一女一小做供香。轮着谁家谁管饭，轮着谁家谁管汤。那一个若不管它饭，到晚上举家老少都吃光！今天轮着我管饭，眼睁睁要伤我白孝郎。再说与它买一个，妖怪说，不是亲生它不尝；我再说，老汉我叫它吃了吧，妖怪说，人过四十肉不香。叫声相公想一想，怎不叫人痛悲伤？”二郎摆手：“不妨事，俺家替你把妖降！”老公摆手：“不中用，相公莫要瞎失张。那妖怪好法官吃有几十个，好拳师吃有几十双。只吃哩路断人稀没人走，那个还敢把它降！”二郎就说不妨事：“你领我佛

祖庙里看端详。”老公带路头前走，后跟金花杨二郎。老公这里用手指：“前边就是佛祖堂。”二郎就说：“你去了吧，可别叫妖怪出来把你伤。”不说老公回家去，再说金花杨二郎。迈步只把山门进，先看看东西两廊房。杨二郎走进大佛殿：咋不见上房佛大王？清晨等到日过午，不见妖怪回庙堂。二郎掐指只一算，就知道妖怪打食上北方；妖怪打食去的远，我变些冷子顽冰把它伤。杨二郎掐诀口念咒，冷子顽冰下的莽。打的妖怪疼难忍，一溜火光转回乡。常言说：神仙行动云雾响，妖怪行动大风扬。只听“呜—呜！”连三阵，大树小树一扫光。驾定妖云来哩快，前行来到佛祖堂。妖怪来到庙门外，惊动金花杨二郎。杨戩抬起头来看，打量妖怪啥模样。只见它铁塔身子有丈二，身上红毛一尺长；口赛血盆牙赛剑，二目一睁赛灯光。杨二郎观罢绕身变，变做个七岁顽童供桌藏。妖怪走进大佛殿，闻着人肉喷喷香。猛然抬起头来看，见七岁顽童在供桌上：这可是那家施主送来的饭？那家施主送来的汤？往日里送来两个不够用，今日里送来一个怎够尝！管它够用不够用，揪过头来先尝尝。那妖怪“咯崩”拧了头一个，杨二郎长出头一双；妖怪吃了两条腿，杨二郎长出腿两双；吃哩快，长哩快，人头长了一庙堂。个个人头会说话，七言八语要拿妖王！妖怪闻听这句话，腹内辗转暗惊慌：这不是花果山上孙悟空，定是那金花杨二郎。再迟一时不逃走，我的命要丧他手上。妖怪想罢出了庙，一溜火光上天堂。杨二郎庙门外上了云里马，手托三尖两刃枪。袍袖里撒出咬仙犬，咬到妖怪右膀上。咬的妖怪疼难忍，现原形，原是开山斧一张：斧头脑子一亩二，斧把儿倒有半里长。杨二郎背起开山斧，一奔桃山救他娘。身背板斧来的快，来到桃花一山岗。杨二郎山前叫娘娘答应，山后叫娘娘应腔。二郎说：“叫声母亲躲一躲，可莫让板斧下去将你伤。”“咯

嚓嚓！”一声桃山断，露出他母亲三娘娘。好杨戩把他娘背到天宫去，一天三遍问安康。这本是力劈桃山一神话，二郎杨戩美名扬。

〔註〕此篇又名《杨二郎劈山救母》



鞭打芦花

侯书凡 口述

周室衰残诸侯乱，四面八方起狼烟。一十八国刀兵动，处处百姓受颠连。内有鲁国多宁静，出一家圣人把道传。孔夫子门下大贤七十二，有一人姓闵名句字子骞。他的父名叫闵须公，人称员外忠义男。他的母本是周氏女，三从四德称大贤。闵甸年长七岁上，不幸他周氏母亲染黄泉。老员外念他儿子年幼小，后娶李氏掌家缘。李氏所生两个子，长子闵化次闵安。两母所生三个子，李氏看待不一般。视她的亲儿如珠宝，不是亲生另眼观。瞒着员外不知晓，背地里折磨闵甸实可怜。春去夏过秋又至，不觉来到冬月天。老员外正在客厅把子训，忽然间风搅雪花阴了天。真真老天多有道，赶风赶雪降临凡。这才是，皇王有道家家乐，天地无私处处安。公冶长先生有书到，请他父子会文篇。老员外看了书信心欢喜：俺父子正好赏雪把景观。吩咐家僮把车套，客厅里走出父子三。他父子头门以外把车上，家僮赶车打响鞭。出梢儿套了一匹马，杆草黄骡子驾着辕。顺着大路来的快，越坡渡水进深山。骡车来在深山内，老员外车厢以内把景观。只见那东山闪闪似白玉，西山堆堆如铺棉，南山好比梨花朵，北山恰如粉妆般；白鹅飞起无踪迹，乌鸦展翅色更鲜；松柏树不觉一时老，满山树枝都压弯，滚滚林涛如虎叫，阵阵冷风透骨寒。俺父子多亏了饱食暖衣护身体，如不然要把俺父子冻伤残。老员外正念心腹事，怎知闵甸衣服单！闵子骞上前双膝跪，口称爹爹听儿言：

“要赏雪你跟兄弟去，这一会儿，孩儿冻的打颤颤。”老员外闻听心头恼：“呸！没出息的奴才怕什么寒！老夫年迈不害冷，难道说你兄弟穿的是火龙单！啥是赏雪你不去，想必是害怕会文篇。象你这无志之子有何用，你叫老父怎容宽！”讲着讲着心头恼，夺过家僮打马鞭。老员外打马皮鞭拿在手，车前头扎跪闵子騫。鞭子上去龙摆尾，鞭子下去虎登山。从上打，从下打，照着闵句身上缠。鞭子扯烂衣裳缝，“吓——！”又只见层层芦花飞上天。

（白）员外讲着讲着，冲冲大怒，夺过家僮打马皮鞭，闵子騫扎跪车前，老员外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，正往下打，不料将闵句衣服打破，“吓——”，只见那纷纷扬扬，毛毛飞空。员外不解其意。上前捞住闵句的衣服一看：“呵！俱都是芦花套衣。我想这芦花套衣，怎能不寒？怎能不冷呵！看将起来，老父错打你这没娘的儿子了呵！”

闵须公一阵心痛酸，怀抱闵句泪不干：“你的母只把心改变，三个子看待不一般。视她的亲儿如珠宝，不是她亲儿另眼观。今天不把我儿打，怎知道我儿受熬煎？仔细想，赏什么雪来我观什么景？家僮拨车转回还。”父子三人把车上，家僮拨车打响鞭。“噔——噔！”一声开了套，骡拉大车如箭穿。顺着大路来的快，回到自己府门前。家僮上前把车卸，车厢里下来父子三。老员外坐在客厅内，再叫闵化听父言：“堂楼上去把你母亲请，你就说老父请她议事端。”闵化闻听不怠慢，慌忙来到堂楼前：“母亲哪！我的父客厅把你请，他那个脸色恁难看！也不知为的什么事？您可要看风去驶船。”李氏闻听这句话，床上抱起小闵安。吩咐闵化头前走：“咱到客厅去看看。”闵化转身头前走，后跟李氏多不贤。李氏来到客厅里：“员外夫哇！你唤为妻

为那端？”

（白）李氏来到客厅，一言说道：“员外夫哇，员外夫哇！你叫咱那闰化儿子把为妻叫到客厅，有什么家缘之事议论？”员外说：“夫人到了，请坐。”李氏端然坐下。员外说：“夫人，我家出了一件不平之事，我的学、识皆浅，把夫人请到客厅，我这里领教领教。”李氏闻听，满脸带笑：“员外呀，你本是北斗文魁，学、识皆广，有什么大事不知，还来考究于俺？”

李氏闻听面带笑：“员外夫说话太过谦。你本是北斗文魁学问广，还有啥事儿恁为难？世上没有难知事，有啥话你对为妻言。”员外说：“世上什么它为大？”李氏说：“天地君亲师为先。”员外说：“世上什么它为贵？”李氏说：“珍珠宝玉算希罕。”员外说：“世上什么它为美？”李氏说：“好酒佳肴能饱餐。”员外说：“世上什么它为暖？”李氏说：“穷装棉花富絮丝绵。”员外说：“芦花装衣好不好？”李氏说：“芦花虽好不挡寒。”员外说：“闰勾儿咋会把芦花装？”李氏说：“我把芦花当希罕。”员外说：“既希罕就该与次子装。”李氏说：“次子年幼贪着玩。”员外说：“次子幼就该夫人你来装！”李氏说：“罗哩罗嗦你惹人烦！”员外一阵心头恼：“呸！狗贱人连连骂几番。你把我的家规坏，三个子看待不一般。视你的亲儿如珠宝，不是你亲生另眼观。”出言便把闰化叫：“快请你外爷外婆到这边。”闰化上前双膝跪，口称爹爹听儿言：“我的娘就这一点错，还望爹爹要包涵。”员外闻听心头恼，小奴才连连骂几番：“看你人小胆不小，你竟敢对为父说出顶撞言！”员外一阵冲冲怒，一根家法顺手掂。闰化一见心害怕，跑出客厅一溜烟。穿过菜园越小径，不多时李公李婆到这边。二老人只把客厅进，举目抬头用眼观：闰相公一旁噘着嘴，小女儿一旁不喜欢，又见

家法一旁擦，闵子骞外孙泪不干。二老观看多一会，惊动员外忠义男。

（白）二老人来到客厅，一声说道：“闵相公，女婿儿啊！叫我的闵化外孙把我二老叫到这里，有什么大事议论吗？”员外抬头一看，一声说道：“二大人到来，请坐下叙话。”二老人端然坐下，一声说道：“门婿儿啊，把俺二老叫来，议论何事？”员外说道：“二大人，俺家出了一宗不平之事。小婿我的学、识皆浅，把二老请到客厅，我这里领教领教。”李公说道：“俺二老年过半百，无教可领。”员外说：“我且问您，这御寒之衣穷装什么，富套何物？”李公说道：“穷者不过装的棉花，想那富豪之家也不过絮些丝绵。”员外说道：“俺家乃是兄装芦花，弟絮丝绵。”李公说道：“俺们全然不信。”员外说：“既然不信，请您二老亲眼过目，观看观看。”李公上前拉着闵甸衣服仔细一看：呵！果然是芦花套衣。又将闵化衣服撕破，看了一眼，内边絮的俱是丝绵。羞得李公面红过耳，用手一指，骂将起来了。

老李公一阵心痛酸，手指奴才骂一番：“你的娘怀胎十月非容易，活活操碎娘心肝。一生两岁娘怀抱，三生四岁才会玩，五生六岁知好歹，七生八岁送学前。把你送到女学内，也曾读过《烈女篇》。只说你读书明礼义，谁叫你学个心眼偏。象你这不贤惠之人你咋不死？连累俺二老跟你丢体面！”讲着讲着心头恼，三尺拐杖顺手掂。举起拐杖往下打，李氏女架着胳膊弯：“老爹爹，要打只打闺女，你管不到三尺门外边！”气的李公蹲在地，员外一旁把眼翻：“对儿子两样看待你心不正，欺父母如同欺青天。长此以往过下去，闵甸儿啊，何日才能得饱暖！”讲着讲着心头恼，一根竹笔顺手掂。桌面铺下一张纸，“休书”

二字写上边：一不要二不要李门之女，三不要四不要要休不贤，五不要六不要折磨我前子，七不要八不要败坏家缘，九不要十不要实实不要。把一封无情书扳至厅前。走上前用手夺过闵安子：“狗贱人快离我家园！”闵子骞上前双膝跪，口称爹爹听儿言。

（白）老员外讲着讲着，冲冲大怒，要将李氏休出门去。闵子骞上前双膝扎跪，一声说道：“爹爹呀，爹爹呀！你把我李氏母亲休至门外，孩儿还要问你，你还娶也不娶，你还寻也不寻？”员外说道：“儿呀儿，你们年纪尚小。我把你不贤德的母亲休出门去，为父再向四乡打听，如有贤良之女，另娶上一房，好抓把（注）您弟兄三人成人长大呀！”

闵子骞扑簌簌两眼落泪，一声哭道：“爹爹——！”又叫了声：“我的爹爹——！你把我李氏母亲休出门去，再向四乡打听，如有贤良之女，另娶上一房，抓把俺弟兄三人成人长大。若是那贤德之人倒还罢了；若不贤惠，那一日爹爹不在家中，我那后娘掂棍在手，两个儿子赶到前厅，一个儿子赶到后院，前门哭声我那狠心的爹爹，后门哭声我那早死的母亲！到在那个时节，你就是回心转意也已晚了。”

“能叫母在一子单，不叫母去三子寒。今天休了我李氏母，儿落恶名天下传；知道的说是母不是，不知道还说儿不贤；今天休了李氏母，两个兄弟谁照管。豁着孩儿一身死，免得我两个兄弟受熬煎。”闵子骞哭着把父劝，倒叫员外作了难：我有心不休你李氏母，儿呀，我的儿受苦父心酸。他父子哭的如酒醉，叹坏李氏女婵娟；闵甸儿声声把父劝，句句说到我心里边。我错我错是我错，我不该两样看待心眼偏。走上前去双膝跪：“过往神灵上听言。往后去住儿子再不一样看，天打雷殛不容宽。”李氏发